

• 刘湘晨

著

心之叩

原 来 居 住 的 地 方



心之叩

· 刘湘晨 著

的 地 方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韩亚君

封面设计：崔友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之叩：原来居住的地方/刘湘晨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4

ISBN 7-5006-2349-6

I. 心… II. 刘… III. 散文-游记-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9652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昌平三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6.5印张 3插页 130千字

1997年4月北京第1版 199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10.70元



作者近照

原来居住的地方（代序）

在世界所有的地图上，有一片仅次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沙漠王国，它被称作塔克拉玛干。

“塔克拉玛干”是一句古维吾尔语，我相信这个词汇的产生足以和维吾尔语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它是人类对世界最初的那种认识之一，既是明确的地理称谓，也融合着复杂的感受、猜测和遐想（这是这类词汇共同的特点，每一个都意味着一个久远的传奇）。

对塔克拉玛干，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流行解释，大意是：进去出不来的地方。一位 72 岁的日本老人告诉我，在古埃及人的词汇里，凡以沙漠这种形态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地理景观统被称作“进去出不来的地方”，相应决定了汉语文化圈对沙漠另一种更形象的译法：死亡之海。不过，估计那很可能是指古埃及人出门就能看见的撒哈拉大沙漠。不知道后来的人们是不是由此得到了灵感，把先祖们对一片沙漠的特称变成了所有沙漠的泛称，就像中亚版块塔里木盆地有许多带“苏（维吾尔语：水）”和准噶尔盆地有许多带“布拉克（蒙语、哈萨克语：泉）”的地名一样，塔克拉玛干就有了与撒哈拉相去不远、甚至完全一致的诠释。

环绕塔克拉玛干边缘，最深入沙漠并且至今生活在沙漠环境中的人是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克里雅人。20世纪50年代初，克里雅人被大肆宣称重新发现，人们一度把他们视作不谙不明的“野人”。这种认识自然是错误的。

在克里雅人的词汇里，塔克拉玛干有两种发音。通常人们所熟悉的发音是通常人们所熟悉的词意；另一种发音却是人们完全不熟悉的，词意相去甚远：迪给拉玛干。

发源于南部昆仑山中的克里雅河，流经大片地域最后进入了沙漠，纵深达几百公里，它的末端便是克里雅人的世居之地。克里雅人户与户之间相距十几公里、几十公里不等，“邻居”的概念步行或骑毛驴常常要走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饮用上一个汛期淤留下来或渗入沙地很深处再挖出来的苦涩碱水，只有等到汛期再来，他们才能喝到“甜水”。实际上是浓浓浊浊自上而下的洪流，只是没有了往日过于浓烈的盐碱味儿。胡杨树由此得以存活，长出枝叶，牲畜能吃到一季最好的青饲料。在克里雅人之中，有一个世代传诵几乎人所共知的故事：

有一天，胡达给克里雅人托了一个梦，说第二天一早漫天弥扬的黄沙将吞没他们的家园和所有与外界相通的道路，能够活命的惟一办法就是让他们把一根棍子竖起来，人踩着上边的枝桠一步一步朝外走，所有的家财都扔掉，只带走羊，赶在黄沙未及埋没棍顶之前逃到别的地方去就会有生路。

很显然，这个故事与印第安部落里至今流传的许多创世故事一样，无不暗寓着克里雅人的命运。

克里雅人的居住环境至今简陋得让人不可思议，四壁以胡杨枝儿栅栏合围，涂抹少许泥或不抹泥，除了生活必不可少的灶和炊具外，里边绝少哪怕稍有些奢侈意味的摆设。克里雅人惟一能够意识到并且被世代承袭的“职业”就是放羊，至今不甚精道羊群里随便拽出一只羊就意味着能买到许多东西的钱。克里雅人至今执拗地以为自己是来自塔克拉玛干深处的移民，这种认识使他们对塔克拉玛干有一种不同于天下所有人的天然情感，他们说塔克拉玛干是原来有许多房子的地方或原来居住的地方。估计，很可能由此产生了人们对塔克拉玛干极富诗意、极富情蕴的另一种解释：家园。

我无意定居塔克拉玛干，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不过，塔克拉玛干或类似塔克拉玛干这样的地方存在，对我很重要，尽管我的塔克拉玛干之旅在地图上标出来只是一条可怜的短线。

人的记忆深层贮藏着一生抹不去、也无法改变的一种信息。其中，最不容易改变、变形的就是人们对故土的眷恋。在行涉 600 余公里的塔克拉玛干长途中，我时常感到这种情绪，这是绝好的证明。因此，我愿意选择克里雅人对塔克拉玛干的天然情感：

迪给拉玛干——原来居住的地方。

心
之
叩

塔克拉玛干，一方令人敬畏的土地。人说，那是进去出不来的地方。知情的人说，这话并不为过。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一支由中日青年组成的沙漠探险队却硬是闯进了这片既神秘诱人，也令人恐怖咋舌的沙海。本书的作者便是这支探险队伍中的一员，于是，也就有了作者身临其境的其时、其事、其地的生命的体验。梭梭、红柳、胡杨林，昭示着沙漠中生命的顽强；大漠、孤烟、落日，使人油然而生一种历史和岁月的苍凉；古河道、旧城堡、陈年的人文遗迹，则让人感到一种往昔文明的伤情……这一切自然真情地流泻在作者的笔端，使人没有理由不相信这部沙漠探险的游记有它独到的人生蕴藉和艺术的价值。



目 录

原来居住的地方（代序）	(1)
1. 进入不惑之年	(1)
2. 北纬 38°41'	(3)
3. 寓言：腿肚子转筋了	(5)
4. 日本人一等的傻瓜	(8)
5. 风劲车行疾	(10)
6. 走近荒原	(13)
7. 若羌写生	(17)
8. 记忆	(20)
9. 瓦石峡	(22)
10. 结集地	(24)
11. 上路难	(27)

2007/6/6

12. 牧驼人	(30)
13. 最后的牧羊人	(33)
14. 致我所爱	(37)
15. 沙与土	(40)
16. 心之叩	(44)
17. 抵达北纬 38°50'	(47)
18. 车尔臣河畔	(50)
19. 探路	(54)
20. 再别沙漠	(57)
21. 驼背上的游吟	(60)
22. 荒原的蕴意	(63)
23. 渔猎	(66)
24. 荒原沧桑	(69)
25. 迷途	(73)
26. 远乡	(76)
27. 营地小憩	(80)
28. 再见沙漠	(84)
29. 沙漠风景线	(87)
30. 营地之夜	(90)
31. 大漠酒事录	(93)
32. 定位	(96)
33. 感悟寂静	(99)
34. 心内心外的风景	(101)

35. 这样的时候歌唱	(105)
36. 睡去的女妖	(109)
37. 沙地即景	(112)
38. 剃度	(115)
39. 驼仔	(118)
40. 风的手	(121)
41. 徒弟	(124)
42. 冷暖季节	(127)
43. 沙漠平安夜	(130)
44. 漠之雪	(135)
45. 沙之雾	(139)
46. 好大一片天	(142)
47. 营地	(144)
48. 大礼拜	(149)
49. 卡拉米兰河流经的地方	(152)
50. 长路长	(155)
51. 艾山肖像	(158)
52. 岁末篝火	(162)
53. 荒原情话	(166)
54. 骆驼泪	(168)
55. 一夜风流	(172)
56. 吾斯曼·巴拉提	(174)
57. 胡杨祭	(178)

58. 生日	(182)
59. 走出沙漠的最后瞬间	(186)
60. 安迪尔大营	(189)

塔克拉玛干的馈赠（代后记）	(192)
---------------------	-------

1. 进入不惑之年

在一篇相似题目的文章中，我曾谈到：比人年龄增长更具说服力的是人理性的成熟，那是人真正的不惑之境。

就在我写下这个貌似深刻的感受不几天，在探险团的集结地我偶然看到了探险团的一张人员统计表。亦如人常说的那样，人对自己的姓名极为敏感，我很快在长长一串人名儿中看到了自己，姓名、职业及联系电话一扫而过，惟有两个阿拉伯数字磁石一样吸引了我并让我重重一震，其程度堪与人生最重要的足以让你震撼的那么几件事儿相比！令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你被强烈震撼的时候，你还丝毫没有渗透这震撼的意味，没来头，不可知。即使聊有所知，你仍会在被击懵后久久沉迷而不知所措。

使我格外震惊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不知情的人给我多加了两岁，使我已经到了十足的不惑之年：40。

人，一向自恃自己的主观能力，以为莫不能使许多局面大为改观。然而，你本能所能感到的那些东西，只稍微向你显露一下真相，就会将你精心构置的一切在顷刻间粉碎。我强调我的真实年龄显然不再有意义，两者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可在那一会儿，我仍在坚持我那点儿微不足

道，一瞬间是更大的悲哀，竭力想挽留眼看已经挽留不住的东西。在这样的年龄，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种心境，后半生的帷幕由此拉开，我是真的无法坦然，也真的很在乎。本该不惑之年，最清楚的认识是觉得自己很可笑。



2. 北纬 38°41'

摊开地图看，北纬 38°41' 远没有深入塔克拉玛干腹地，我多少有些失落。

我没有踏遍全世界的宏愿，既然要去，就希望去最中间、最险峻的地方——那至少算人类对自然表示一次最起码的敬意！想去而不能去，很可能这将是终生无法追悔的遗憾。

在出发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不少人声称我将随队前往的这次中日青年塔克拉玛干联合探险队是人类首次自东向西穿越“死亡之海”。

是不是首次尚待考证，实在地说，我觉得这种强调很可笑，远没有谳透人们去沙漠的真正意义。

长久以来，我一直很执拗地不愿意每到一处必留影，外人不知道我这种坚持中蕴含着对人性的十二分警觉和我对自然最大可能的敬意。

多年前，我曾有机会去了一次海南岛的三亚，躲在一顶大伞下喝着刚从冰柜里拎出来的矿泉水消暑，看着往来不断的人在刻有“天涯海角”鲜红字样的巨大石块前留影，有几位俊男靓女拖过一头大海龟，然后竞相骑于其背壳之

上照相，我就琢磨：

出于何样的心理，才会使这样一帮人有如此兴致呢？

我即刻明白了，那个原因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为他们来过这里，骑过一头海龟索一个证明。

——这就是人啊！别管多幼稚，多么无心无意，骨子里无不透出贪婪，没有什么不想占有。

我捏扁了矿泉水瓶离开了游人喧闹的地方，找了一处在人们视线之外的海滩，在那儿坐到夕阳西下。我相信我那个午后对海的体验远为更真实一些，更重要的是我在那个午后校正了我与自然的距离。

塔克拉玛干是海的另外一种形式，撒泡尿就以为对它拥有了某种形式的占有，这不是很可笑吗？我不想占有，也无法占有，对于人，塔克拉玛干是一种太过广大的存在，而人却轻若沙尘。我只想去看看，看我不曾看过的沙浪，用肌肤去感受它那无边寂静或柔软或坚硬粗糙的厮磨。不能深入腹地当然是巨大的遗憾，至少是缺少了一次深刻感受的机会。

3. 寓言：腿肚子转筋了

我一向觉得起早长跑的人有些不可思议，扔在窗台上的哑铃一层重锈，几年了没狠下心触一手锈红把它收起来，谁会相信我在外出长达一个月回家的第二天早晨就爬起来开始伸胳膊腿儿拉开了架式。这种“反常”惟一的原因，是我在外边儿的时候曾给家里挂了个长途电话，知道我将以随团记者的身份参加“中日青年塔克拉玛干联合探险团”。我赤裸着，以我尽所能想象的矫健状在我和妻的大床边儿做高抬腿运动，一幅我在沙漠中疾行的情景充盈脑海之中。人想象自己潇洒的情景差不多都是一任疾风吹拂着长发，这个意念一闪，即让我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我已呈半瓢状的脑门儿，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右腿肚子突然不对劲了，扭着疼，几块腱子肉自己勃勃儿跳，按都按不住。妻忙把我拽到床上以两手揉我的腿。

我这人，最担心偶然什么事儿那种惊人的预示性，出师未捷腿肚子先转筋，我真怕这事儿会有防不胜防的什么寓意。

不惜以减两名驼工必须分担更多活儿的代价，几位朋友才为我争取了一个进沙漠的名额。照指定时间赶到指定